兩朝憲章録

兩朝憲章録第十九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

穆宗莊皇帝即位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壬子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 上在潛邸素聞其剴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

隆慶元年春正月丁巳朔 庚申陞大理寺左少卿鄒應龍為太僕寺卿 辛酉刑科都給事中胡應嘉等言 祖宗朝軍國大事皆天子躬臨臣下處斷願每月朝罷必御文華殿令三四輔臣不時進見凡興革用舍大政咸與面計裁决事屬六部則召對諸卿義當疑難則顧問諸臣庶

神智不劳而聰明日擴矣臣又考前代宰相入閣議事必使諫官隨入而　國朝之制令六科輪班于殿廷左右紀錄　聖旨蓋亦前代遺意乞恢弘舊典此後接見大臣必命科道更番隨入凡有奏事不忠者聽其面折是非或退而參論　上是其言　吏部奏乞　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任瀚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儐胡時來周怡沈東顧存仁趙軏張選袁世荣何惟柏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檟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毋德純等凡三十三人宜遵遺詔錄用報可是日俱還原職以次推用　吏部又言諸臣中以建言

死者廿等有三戮死者爲一等應復職贈蔭厚加諭祭諸
楊繼盛郭希顏沈諫楊允繩凡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
職贈蔭若楊最王思薛宗鎧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鋐曾翀
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
遣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愼楊名
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侨劉濟劉琦馬録程啓充
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寛黄待
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鎬凡二十八人至于尚書熊浹
諫止仙箕御史楊爵彈擊權倖二臣雖罪止斥黜其忠
義風節世所共仰又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録　上從其議

于是贈淡少保仍賜祭九壇謚恭肅

臣按世宗朝建言諸臣忠義激烈死者戍者多矣當隆慶履端之初追復官爵加以蔭贈可使廉頑起懦詎非一盛舉乎此固世宗遺詔之美穆宗勵世之心而尚非輔臣徐階主持于其間恐未必如此速而徧也甚哉相道有關于君德哉

癸未吏部左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一曰定志謂陛下方臨御之初窺伺百出倘志不先定且將上累聽明下妨乎政也惟願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為主此志既定則凡聲色貨財遊逸便倿皆不足以惑之盛德大業皆從此

出此纔始第一義也二曰保位謂古宗保孝曰帝值乃極
位曰必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願 陛下嘗以萬
幾叢脞為慮常以世道阽危為憂 三曰畏天謂當深察天
道甚邇雖深宮燕閒人所莫窺而常若上帝監觀臨照令
元民靡不如意而常若嚴父譴誡瑞應之來脩德以應之
災異之見引咎以囬之四曰法祖謂 太祖肇造鴻業
成祖嗣承大烈其垂訓立法至宏遠矣願 陛下恭取
祖訓置之左右守之而勿失仍勅中外諸臣一切遵率如
故五曰愛民謂 陛下自今宜省非正之斂停不急之作
黜貪暴之吏蠲煩苛之令蕩然與天下休息而 聖衷尤

當念念在民則久安長治之術無出此者六曰崇儉謂
太祖乘輿服御以銅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至于敝垢其
意蓋以尺帛一錢皆出于百姓之膏血也頃　陛下躬行
素約自禁近始悉從省約凡宮中奇巧之玩無名之賜一
切罷之七曰攬權謂凡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悉
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　陛下臨以明斷親自裁决則威
閫千內權重于外而天下可運諸掌矣八曰用人謂　太
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姦良知良而不能用知姦而不能
去則誤國自此始頃　陛下深味此言于大小臣工一一
清心以照之衆正之途開群枉之門塞而大業成矣九曰

接下謂祖宗之朝每每召見群臣講論治道至大誥首篇著君臣同遊之訓題視朝之後即御便殿召大臣親自擬議十曰聽言謂祖宗時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願陛下大開言路言之當者顯擢其人其未當而或過訐直者亦涵容而不罪夫言者上逆龍鱗而犯忌諱下結讐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其心蓋忠于國也願諒其心使皆得盡言無隱疏入上答曰覽奏忠愛懇至朕已具悉　丁卯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諸司仍奏事自是歲以為常　禁民間放燈　起用南京禮部尚書蔣守禮戶部右侍郎趙貞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雲同右僉都

御史曹邦輔布政司右布政鍾卿按察司副使曹金僉立敬殷邁僉事謝廷蒞等　復除吏科給事中周怡禮科給事中沈束原職　方士王金等詔下獄論死　刑部侍郎鄢懋卿有罪發邊衛充軍　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及誥命毀祠碑牌坊藉其田宅　命撤西苑內大高玄殿圜明等閣五熙等宮初議盡燬脩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材費請止去扁額從之　初胡應嘉在　先朝論學士高拱欲中以危法拱頗銜之及吏部考　應嘉謂尚書楊博曲為覆庇以私憤論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疏劾博考察不公狀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謂應嘉黨護

同官挾私妄奏擬旨黜之所選給事中歐陽一敬因論救應嘉語侵拱謂應嘉前疏臣實與謀臣才識又不及應嘉遠甚若黜應嘉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自脩御史陳聯芳俱交章論救階奪于衆論亦自悔處應嘉為過乃改擬應嘉調用而拱又疑一敬之疏謂階主之兩人之隙深矣　壬午陞兵部主事海瑞為尚寶司丞　二月　壬辰贈刑部尚書鄭曉為太子少保謚端簡　乙未冊妃陳氏為　皇后　甲辰清明節　上親祭　肅皇帝几筵　加謚元妃李氏孝懿皇后　罷玉芝宮歲時享祀日供膳如舊　三月丁酉吏科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宗廟

之禮以隆聖孝二議朝講之禮以圖治安三議親耕之禮以成德業四議燕居之禮以澄化原謂 先帝追崇 獻皇大備尊稱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 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 獻皇雖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 祖宗諸帝並列雖親為 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事 武宗而乃設位于 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 先帝于獻皇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 先帝之心亦有未安者臣以為 獻皇祔 太廟千載終不免遞遷若祀專世廟則億萬世不改乞勅廷臣詳議以求至當于以光 先帝大孝末謂人主深居禁掖

隔遠外庭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宴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悅人主攬之不以時用之不以禮近則損散精神疾病之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之所自起不可不慎也比者謂 陛下宮中燕閒舉動有非諒陰所宜切意 聖明必無此事然臣子防微杜漸不敢不言伏望詔攝服御省減嗜慾一切禁止章下所司

臣按王治四議皆當時急務而朝講親輔猶人所能言至宗廟之禮所以正往日之非燕居之禮所以免方來之禍尤 穆宗所最要者入廟稱宗以臣子而僭居君父之列 獻皇何安諒陰宴樂以哀痛而為

逸豫之萌孝思安在與言至是其關係廟祀啓鼻蓋

不淺鮮矣

辛未　世宗肅皇帝梓宮及　孝潔肅皇后　孝恪皇太

后梓宮俱至永陵獻殿奉安至壬申葬永陵　庚辰大學

士徐階請經筵講學命俟勅行　甲申諭脩　世皇帝實

録　乙酉詔贈刑部左侍郎劉玉爲刑部尚書諡端毅初

玉以大獄罷士論究之至是以思卯録　四月　庚子重

録永樂大典成　丙午進鮮船騷擾地方及太常寺給散

牲價一切宿弊承天府香米等物及外夷珍禽異獸詔俱

止不許進獻　禮部尚書高儀請　皇上每月朝罷即入

衷華沒不時召見大臣即將覽過題奏凡一切大政令實
斟酌計議者時賜清問内閣輔臣即擬可否加以裁斷科
道官每次各輪二員許公同評正 上報可然其事竟寢
不行、 甲寅追贈王守仁為新建伯諡文成周尚文為太
傅諡武襄蔣冕為少師諡文定喬宇為少傅諡莊簡汪俊
為少保諡文莊呂柟為禮部尚書諡文簡石珤為少保昔
諡文隱今改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
郭文英贈謚誥命 五月 辛酉諭禮部朕將以十二日
出幸僅卯禮部尚書高儀以巡幸無名恐開逸遊之端疏
請停罷科道何起鳴王好問亦各疏諫不從 詔復故太

學士楊廷和尚書王廷相梁材侍郎江曉程文德曾銑楊守謙商大節張漢副都孫繼魯原職　乙酉禮部請舉年
學之典從之　　甲戌御史齊康以高拱屢被論劾意徐階
主之乃疏論階專權嘉國狀後以　先帝建儲階執不可
詆之併劾李春芳韓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于是科道
陳瓚歐陽一敬凌儒張僎等交章劾康為拱門生聽其旨
授宜置之法而大理寺丞海瑞言階自執政以來憂勤國
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而康乃丼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
又浮于拱　上納之降二級調外任
按　世宗英明當末年怒艾惟徐階之言是聽蓋

兵知其忠貞懇至才猷敏練故信任極其專也穆
宗初政表建言諸臣復抑遏職諡削奪方士安置奸
雄使天下趨正而黜邪詎非大有經濟者誰能一旦
至此彼高拱之粗厲操切視階品格奚啻霄壤胡應
嘉之彈劾與歐陽一敬之申救何關于階而拱疑之
致成釁隙乃使齊康劾階以圖報復至以講學自居
者為兵備而嫉學之不有正直如海瑞者動上之聽
則階何以自白乎卒之小人黨惡而階且乞休矣其
如公論不可泯何

六月丁未先是禮科給事中趙軏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

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庭耿定向亦請王守仁從祀下禮部議部以薛瑄相去百年與論共服王守仁世代稍近猶恐衆論不一宜會官集議以俟 聖斷 上是之、賜楊廷和謚文忠汪廷相謚肅敏材謚端肅銑謚襄愍守謙謚恪愍大節謚端愍繼魯謚清愍 賜沐俊謚貞肅吳廷舉謚清惠 七月 辛酉金星晝見 蔭楊繼盛子應尾爲國子生 丙寅贈羅洪先謚文恭楊繼盛謚忠愍 八月癸未朔 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 贈 彭澤爲少保謚襄毅何孟春爲禮部尚書謚文簡楊最爲副都謚忠節、 丙戌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冤詔復忬原職 丁亥遣武

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癸巳　上御文華
殿日講　甲午經筵開講　已亥　皇子千秋節　上御
皇極門文武群臣致詞稱賀　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計
六百六十二員其有逃亡者仍令虛其數　兵科給事中
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戚繼光皆知兵宜
召來使專督練邊兵以肴諸鎮徵調之援兵部覆言大猷
才宜于南往者嘗一試于北不效且老矣綸與繼光惟
上所用　上然之令召綸入京　乙巳先是吏部議卿
先朝言事諸臣以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及申良名上　上
怒不許部復引例奏亦報罷蓋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

而部臣首議卹錄故中官撓之于是吏科都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尚鵬各上疏緣部例力爭　上以從諛所化比子罵父例終不允惟贈申良為太常少卿張違常秦周鈇俱光錄少卿　戊申　上欲親詣天壽山行秋祭禮　徐階以　累朝舊制祭禮惟太廟親奉其山陵止皆遣官重社稷也及今東西二虜日夕窺伺薊遼宣大警報屢聞　皇上顧欲冐危而往竊意　祖宗在天之靈亦不樂有此行也　上不允階復極言　上不悅　階復言天壽山之後即黃花鎮黃花鎮之外即虜地今虜邊將報稱東虜壹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等欲犯古北口北擊豈輕小

者臣等計度利害實不敢以國家之事輕試于危險　上
悟乃止　九月　丙辰先是　上命太監呂用高相坐團
營兵部尚書郭乾言官有定員不用內侍　上仍命草勑
賜之至是禮科給事中歐陽一敬孫枝御史韓君恩等各
上疏言團營裁革已久亦無可坐乞追寢前命　上以示
階階等言　太祖時原無團營提督之設起于景泰間至
嘉靖二十九年已蒙　先帝裁革言官仰望　皇上遵尊
太祖之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似應俯從　上不悅
因詔階等何故不奉詔階曰內臣坐營若據見在之制則
已無營可坐若必欲用內臣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更

變不惟臣等不敢切恐 聖心亦有所未安者 上納其言遂命罷之

臣按山陵之幸盤遊之漸也團營之坐侵權之漸也茍非其輔臣力諍即科道章疏無由行矣迺徐階至再至三終始不易懼之以實以危其心則宗社安穩之以制以正其志𢿱謀寢天下軍民默受其賜而彼中人導諛專恣之習亦以沮矣

乙丑戶部尚書馬森奏太倉銀庫歲入僅二百一萬有奇歲支在京俸祿糧草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各省常賦諸邊民運今年詔蠲其半以出入較

之共少三百九十五萬有奇昔謂國無三年之蓄者
國今查京通二倉之粟七百餘萬石以各衛官軍月糧
之僅支二年歲漕四百萬石內除撥薊鎮空運班軍行糧
外實入二倉者三百四十九萬遞負漂流歲更不下二十
餘萬石改折湊補別用不與焉欲為三年之蓄不可得況
六年九年乎因條上目前所急者之　上令諸司各實心
經理樽節以濟國用　甲戌大學士郭朴乞致仕許之
十月　甲申夜金星入南斗　乙酉　上日講畢問徐階
等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於是兵科給事
中魏時亮上言　陛下憂及虜寇而日講後又問輔臣以

石州事仰見加意勤政頫為推此心遠法帝王無怠無荒
近法 孝皇召問大臣則憂患不足平矣吳時來亦言
聖情皆意邊防更望召吏兵戶部問以督撫得人若何錢
糧接濟若何防守策計若何庶令當事臣工人人惕厲
上皆嘉納之 丁亥以天氣漸寒命輟經筵日講徐階疏
言 先朝停免經筵日講各有故事弘治元年于十二月
二十五日始停日講嘉靖元年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始停
日講今天道尚未嚴寒於前日期則為太早宜以 聖學
為重祖宗為法有旨報罷 辛巳工科給事中馮成能言
臣從新河來相度南北地勢可慮者有三一新河自南陽

而下至鮎魚口與三河口地形俱高水以平流積滿之於
漫溢四野致奪樹藝之地又諸閘半就淹沒而長堤崩潰
未已此上流之患可慮者也二三河匯萬流以西注甑渚
悍難制而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瓴衝突彌甚故泥沙填
壅之區澇則懼衝旱則懼淺此中流之患可慮者也三夏
村以南諸閘水勢高下相懸幾及丈啓閉之節蓄洩為
難此下流之患可慮者也以上三患皆由三河地勢居高
水復平流雖目前告成宜逆為未然之備　上以其疏示
尚書朱衡公熟計以聞　乙未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
公劉遂總督劉壽田兼聽勘　庚子賜原任兵部尚書翁

萬達謚襄敏兵部左侍郎陶諧謚莊敏吏部左侍郎董玘謚文簡　先是亮請中錦衣經歷沈鍊以上疏請誅嚴嵩謫保安州為民嵩與其黨深銜之會楊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鍊適虜犯大同順疾殺被擄者冒級首功鍊為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之句順恨之遂與巡按路楷誣以交通妖賊竟坐鍊死士論冤之後嚴氏敗鍊尋以遺詔贈卿至是吏科給事中陳瓚追論侵匿賑銀及邊儲銀七千兩賂楷共殺鍊鍊子襄亦為父訟冤迺命逮順及楷雜治坐交結近侍律斬　十一月丁酉徐階集議防虜之策　上是之命以邊務着實舉行　癸亥

冬至　上親祀　上帝於圜丘奉　皇祖配祀畢　上御
皇極殿百官行慶成禮
臣按嘉靖中親郊之典久鈌不講　穆宗嗣服乃命
祠官稽攷舊章具上其事既親詣南郊以視牲矣而
後日遣大臣輪視行慶成禮蓋一時從古真快覩人
心者乎
十二月　乙丑兵科都給事中王治言故禮部侍郎何瑭
理學之臣宜加美謚原任大學士夏言所論復套事未爲
失策其視曾銑均爲無辜宜與雪宥大理寺卿朱廷立刑
部侍郎傅潮鍊鍛夏言曾銑之獄宜追奪先職詔贈謚

文定潮與廷立俱追奪本職
臣按王治為都諫所上之疏每關朝廷大缺失立議
獻皇 世廟誠定論也意見卓越省中無比矣若
夫加熊浹之謚恤典深之直階已表揚八九而何瑭
理學夏言曾銑先柳乃無亦及之者治復奏之且併
以鍛鍊之罪歸之傳潮朱廷立亦可鑒哉臣嘗讀
世廟寶訓每恨潮蓄何業欲加之罪而無由今治尚遣
舉數端以爲未盡耳
甲午春閏有流星如盞大青白色自中天東行尾跡有光
長二丈餘 贈故户部尚書太子少保徐問謚莊裕問武

進人潔操絶俗居官四十年一無所染鄉黨間稱廉讓之
朋友善人化之不敢有修飾華風俗大醇自後效慕甚
悴矣前有叅差無諡此乃補之其激勵世教者不亦遠乎
戊戌 上諭戶部查內庫太倉糧銀數尚書馬森覆上
復言今日催徵急矣搜括窮矣事例開矣四方之民力竭
矣各處之庫藏空矣臣愚以為生財不若節財多取不如
儉用恭惟 皇上止土木之工罷珍寶之市損無益之費
損不急之官天下固已喁喁然歌誦盛德該復稽諸歲出
入大數憂深慮遠之心 更出尋常萬萬書曰慎乃儉德惟
懷永圖蓋懼儉德之不終也伏願上計國儲之匱乏下憫

民生之艱難視銀數之少若此則百金之費必思所以措之視糧數之少若此則九年之蓄必思何以致之持守此心終始不變則共成恭儉之風漸致殷富之盛矣疏入

上曰帑藏之積何乃缺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爾等當悉心措置以濟國用森復奏言　祖宗舊制一歲之入足以供一歲之用邊境固未嘗乞取于京師京師亦不煩搜括于天下後因邊庭多事支費漸煩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耳邇來漸增二百三十餘萬屯田日虧其七八鹽法日折其四五小民日逋其二三悉以年

例補之任各邊則士馬不加于昔而所費幾倍于先任行倉則輸納不益于前而所出幾倍于舊加以改元之詔已蠲其半故今日缺乏視往歲尤甚但今時詘計窮宜乘此朝覲之期廣集衆思令陳所見采酌施行報可 乙巳

先是 世宗朝吏部尚書萬鏜以諫進百花酒為趙文華誣奏褫職右副都江潮以勸問妖犯李福達劾奏武定侯郭勛罷御史郭弘化諫採木株咪削籍御史王時柯郎中胡璉主事余楨並以議大禮廷杖璉楨杖死時柯編伍至是江西撫按任士憑蘇朗宗奉遺詔疏名上之俱復原職加贈 隆慶二年戊辰春正月辛亥朔 甲寅金星晝見

戊午孟春享太廟先是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
行禮官請上親祭不允于是大學士徐階等上疏言祭
祀國家大典春祭四時首禮皇上必躬奉祼將而後為
孝為敬祖宗列聖亦必得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来
格来歆且自宮至廟其路不遠獻奠有數其禮不繁夫以
宗廟之重雖勞且不當避況非甚勞者乎請聖明親
詣太廟行禮上乃從之 壬戌詔修正一真人名號
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提點鑄給提點印
上從之 癸亥禮部尚書高儀等復上疏請立東宮乃引
宣德弘治成化間冊立皇子皆二齡六齡事例為據命

皇上爲生元嗣已踰六齡乞早建儲疏入 上乃許之命
擇日具儀以聞 己卯户科給事中石星言 陛下入春
以來天顏漸癯視朝漸稀章奏頓閣逸遊屢肆因條上六
事一曰養聖躬養之之道以節飲食寡嗜慾爲要 陛下
爲鼇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則必耽声色之慾萬一起
居失調 聖躬虧損悔將安及二曰講聖學經筵一事雖
累經言官請行未見俞允伏乞及時舉行使聖學日就光
明三曰勤視朝自正月以來稍倦于勤若或有奸諛之徒
迎合 聖意以先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晏然欲
陛下效尤則大不可蓋 先帝雖不視朝然大阿猶持遣

賓天之詔則曰朝講之儀久廢則亦追悔之矣 陛下若不加勤勵何以保厥有終伏願日出視朝以周知民隱總理萬幾四曰速俞允言 陛下降旨有允不允不允者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遂常期是豈愚言拙計不當 聖心耶抑左右内臣抑遏章奏不使達于 聖聽耶臣嘗因而數之事有關于 聖躬者則留中不下事有關于内臣者則稽遲不允甚或有以此得罪者且尋常章奏稍緩可也乃若邊徼軍机稍涉遲緩為禍不淺臣願不時進覽五曰虛聽納 陛下求諫未幾而少卿周怡即以言觸忌諱出之外任給事中陸鳳儀以偶遺 聖旨怒而黜之為民誠

使二臣伻踐舊耿則忠言至計日陳于前六曰察讒言

方今公道昭明讒說頗聞有一二內臣非作威福肆為險

忌言或過于直則曰此人欺　陛下或過于激則曰此人

慢　陛下惟願深察其奸于凡諸毀之言悉置不行則保

全善類而天下至明必歸　陛下矣疏入　上怒以為惡

言訕上無禮命廷杖六十黜為民

臣按自內臣呂用高相謀丛團營而徐階再三進諫

後寥寥無聞矣石星此疏一則曰內臣却過章奏不

使達于　聖聽二則曰內臣專作威福謀諸行于激

直觸其所忌而犯其所必斥則其廷杖為民也宜矣

雖然忠言明灼公道復明則其搘關監而扶綱常者詎不偉哉

庚子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林瀚為日講官祭酒王希烈編脩王錫爵為經筵講官　庚子兵部左侍郎鮑象賢歙縣人廓遊練事多大界歷任三十年所至有声為湖廣僉事以獲盜功陞兵備巡撫陝西越二年巡撫雲南平憑朋繼之亂為提督兩廣時山寇盜縱横出沒則設方畧勦捕斬獲幾二千級以功蔭一子為國子生士論稱之辛贈工部尚书賜祭葬　二月　辛巳禮科給事中張鹵言　皇太子方在㝢齡外廷講讀事尚有待惟内侍之

事易習言易入所係尤重宜勅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必
先操行公正通詩書識大体者使任左右口授書史陳說
民情利害動作舉止必導以正他日潤賢講學基命成德
之助端在于此　上是之　庚寅戶部尚書馬森吏科都
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賢各奏薦邊才吏部上其議因言
五方之氣雖別于因材而百中之能難拘于器使如往者
輔臣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瓊以北人用之雲
南俱有聲績宜勿論南北資格斟酌推用務當其才　上
深然之　庚子趙貞吉以起廢詔日侍講讀時年六十餘
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其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遷南

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燫代一日 上手詔諭輔臣調燫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為講官添註詹事府與尚書殷士儋協管府事已而士儋以府事讓貞吉不允 丁未

上詣天壽山展謁諸陵 駕發京師 乙酉 上在天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謁 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薊州總督官來朝言近日虜情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為朕實心整理者但選辭說弄虛文將來豈不誤事卿等即以朕諭傳說宣薊二鎮諸臣于是兵部言薊鎮藩屏于東宣鎮股肱于西為京師左右輔但遇來或文武互為參商或官屬非相才有即當移撤二鎮多方偵伺務令稍得虜情

蚤為經畧其仍蹈故習者罪無赦　上是之　二月丁巳復故京職尚書毛伯溫原職　辛酉　上御皇極殿待制冊立皇子為　皇太子　戊辰賜貢士羅萬化等四百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申内織染局太監陳洪復奏以　上用龍袍等行所司織造如式工部言前者以織造事屬太監李佑等計不下四十餘萬東南民力尚不能堪今佑未行而徵派之令復下計不啻六十餘萬是益其困也且東南財賦之數不宜重剝削之以傷國脉　上乃止　癸酉　上諭兵部以是月二十六日幸南海子止用京營官軍護衛徐階

符言 聖駕行幸事体重大上林苑海子雖設自先朝然止畜養麋鹿而已非如視學耕籍有關治理不足以煩臨視且近日 陵祀回鑾未久不宜復出惟 陛下即賜停止 上不允于是六部科道官楊博王治郝杰各上疏請罷遊幸皆報聞 丙子上幸南苑先是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 上欣然欲觀定日 駕至則荒蕪沮洳宮館不治 上亦悔之遽命還蹕 戊寅京師地震禮部尚書高儀等請令百官脩省仍勸 上親賢遠奸講學勤政以佚欲為深戒以勵精為遠圖諸粉飾之虛文崇交脩之實政 上是之 四月 上令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户部六

萬兩銀買金一萬兩進用戶部尚書馬森言 先帝時買金二千兩積月累僅能足數不能足色詔停止以此途暫貯太倉今欲于數日之內計滿一萬之數臣知不能也又 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金且不必買取見在金進用

臣按採金之詔出自先朝而御史郭弘化諫之遂令削籍至末年遺詔卹復言官尚未幾也今太監崔敏令戶部買金進用則徑傳御札擅用錢粮統體壞而浪費多矣嘗讀馬森兩疏恐恐然憂時謀計籌而欲

節財儉用何憂國憂民也而催斂復然不有森言安能停買乎今既省商人買易之難而且寬榷壁浸漁之弊賢哉森也豈易得哉

五月　辛亥薊遼保定總督許論上疏言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計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里之間虜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衆寡強弱遠不相謀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議者亟請練兵意亦屢此然臣以為遊兵破虜誠為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一曰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顧虜入動十餘萬而吾鄙

以車戰不過三萬且此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慕召募之兵與尺籍之兵異尺籍之兵無論老少強弱饋廩豈給優恤備至召募之兵非強壯不選既無素養之恩及有疾病又無歸老之計非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兩司農告匱一難也二曰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鋭氣盡矣非募吳越卒萬二千人櫟敎之事必無成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忙散之不可南是以臣與繼光不可信也尚能任之專哉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師甚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切且釀他患三難也

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虜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或至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臣請各路選兵千技每技務足三千人可得兵三萬人列為三營營分為三單各加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督理練兵官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倚墻以戰遏之邊外此為上策萬一衆擁潰入亦須以逭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

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

千人爲衝鋒而時加肄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
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請　上裁擇　上從
之　戊午追錄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令世襲伯爵
賜山西巡撫趙時春祭時春平凉人沉毅慷慨敢于任
事兩以建言革職後巡撫山西被劾去隆慶元年復薦起
未用卒于家時春習騎射有將畧時重其才至是王崇古
請祭葬特與祭一壇　辛未　經筵日講　六月總督譚
綸條上分立三營事宜言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
平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
應之薊州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

出一哨應之密雲有警則密雲一哨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墻為戰以拒虜不入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專用主兵將以調罷客兵今行之而未效者任未專也宜責臣綸與戚繼光使專其事勿使巡按巡關撓與其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二萬即罷調客兵五千

上之頻年補練迄無成績者異矣疏入報可 七月 壬子御史馬明謨條陳四事一嚴徵賦之期二覈扣存之數三重侵冒之罰四復屯鹽之舊戶部覆四事俱當如議其

屯鹽一事謂中鹽之法所以廢不如古者蓋　祖宗朝邊備振舉虜不敢入開聽塞下輸納鹽粮當時不籍內帑而公私饒富今諸邊歲歲苦虜塞下既無可耕之田而鹽商又憚糴之粟當事者乃議發帑銀開餘鹽以佐之于是屯政迄不可復而鹽引㳄滯矣夫京師天下根本內帑國計所關以天下供京師其勢順以內帑供四方其勢逆此復屯鹽之利誠為求久之圖也近已專勅重臣分理其事宜申飭之務底成績得旨依擬行　乙卯南京給事中張應治以災異類仍條陳脩弭七事一勤政二親賢三立信四足兵食五平盜賊六復軍儲七察迷枉大要謂天心仁愛

人君禳災不當專責臣下而前三議勸上革內批罷遊幸召還織造內臣語甚切直 上意頗不懌 丙辰內使許義坐挾刃嚇人財事發中城御史李學道不俟參提遂執而笞之其黨皆忿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左掖門外捽學道奪挺毆之踣地百官相顧錯愕 上聞之大怒命錦衣衛執內使十餘人至東上門杖為首者一百發煙瘴地面充軍餘各杖六十發孝陵衛充軍學道亦以擅笞內使不繇事體調外任 甲子兵科左給事中張齊劾徐階不職狀 上以齊肆意詆誣姑調外任用 乙丑徐階疏辨 上令即出視事不必再辨 丙寅大學士

徐階再上疏乞休　上許之其犒勞錫予之隆一如楊廷

和故事稱優云　八月　辛卯初大同人丘富者入虜

中教為城堡宮室布滿豐州川名曰板升以居中國被虜

亡命之衆每入寇輒使前驅為嚮道邊民苦之　上即位

之初詔懸賞格降人應募者以千計而白春魏良相田汝

光等已各有部落畜產饒富至是聞風各率衆來降　命

授附近衛百户賞銀五十兩仍懸賞格于邊外九邊皆如

例　丙午武英殿大學士張居正條為六事上之　一省議

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疏

入　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藎該部院勘

議以聞
臣讀居正一疏即賈誼之策何以加焉然不言目用而自用之機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權已形故朝而執政夕而剛狠跡其所爲緊踵商鞅商鞅先之以帝王後之以伯術而居正亦何嘗不帝王其顔商鞅爲公家而斂怨居正爲私室而招尤爲公家者且出亡而無所舍車裂以狥矣况爲私室者𨓜得以善後乎君子是以知奏疏不足以盡人也
九月
甲寅刑科給事中魏時亮御史王家賓請召還清理屯鹽都御史于是延吏部集户兵二部議覆言在江南山

西二廠可罷在江北不可罷宜將九邊併歸江北屯鹽漸
御史龐尚鵬總攝而各省當如張居正議責成撫按行
清理　上是之　辛酉工部尚書雷禮言本部上供錢糧
已經奉詔節省而爲太監滕祥所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
近者傳造樹樞採辦等項祥輙自加徵糜費以巨萬計臣
等不能從事今爨隙既成事體相悖乞早賜罷以全國體
上不悅令致仕去　十月丁丑南京工部尚書魏尚純
卒尚純鈞州人耿介有風節中州士人咸稱之　己丑總
理江北屯鹽都御史龐尚鵬條上屯田四事一開墾拋荒
言屯田之廢由土地磽薄人力不齊招集無方科求太急

也宜將力不足者官給牛種未成業者寬其租賦而又信招徠之令緩役使之勞立巡省之規定土田之等則源移日復而荒蕪漸闢矣二清理侵占言屯地膏腴者盡為官豪所據宜嚴法清查重告訐之賞免自首之罪而占恡不吐者處以重刑三查復原額言今之屯田策籍名存實亡盖因年深戶絕地主屢更承佃既久遂為世業宜查照原派沿坵履畝窮究坐落審問地鄰參考契券務足原額一追徵子粒言軍中官有侵欺不納之弊亦由以本衛之官徵本衛之粮人心易玩也宜令赴州縣完納折色嚴限觧部本色以官給委官給散即遇查盤舉無所逃罪矣詔如

議十一月乙丑命錦衣衛逮問住太監李芳杖八十送刑部獄監錮待決尚書毛愷言自昔聖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非直從死者服罪不冤且使生者將懼死不絕耳芳供事內廷日久今一旦坐死罪狀未明臣等皆莫知所置詰非所以示天下公安左右之心也疏入 上以芳在內事上無禮第命錮之蓋芳以數直諫忤旨故也

臣按 穆宗御臨以來司禮監徑傳 聖旨矣呂用尚相謀坐團營矣李佑陳洪謀增織造矣顓權作利漸不可禁而僅僅一李芳者肯直言入諫豈非閹人之忠者乎乃一旦錮獄待決毛愷以罪狀未明為請

一則警權閹使知戒正士以冀 穆宗使任直臣也

其意微矣

十二月 庚辰奉安 世宗肅皇帝神主于太廟 庚子

禮部類奏是歲四方災異比往年特甚而山西天鳴地裂

男子化女及浙江水旱尤為異常宜痛加脩省 上曰朕

夙夜兢惕不敢怠荒爾臣工務實心體國共圖消弭以仰

承仁愛之意

隆慶三年己巳春正月乙巳朔 戊申原任兵部尚書趙

大佑卒大佑浙江太平縣人博大和雅勤于政事歷官中

外俱有能聲 上改元初言官咸稱其德器才猷足堪重

任而尤佑壽幸不起時論悲之　乙卯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派論薊鎮兵多亦火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開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願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聽臣總領車騎合練虜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

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 上是之 戊午禮部尚書高儀疏請 東宮出閣講學得旨待十齡來說 丁子工部尚書朱衡言朝廷之供應皆小民之脂膏也今內外諸臣不思撙節又從而朘削之臣等目擊時艱不敢不更相戒飭為國家守財至于內府監局一切皆徵派浪用則在 皇上親發訓詞俯容臣等隨事執奏庶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而國用民命兩有所賴 上是之 壬申戶部尚書馬森以母老引疾求退許之 壬申御史詹仰庇過醫官自禁中出言 皇后遷于別宮寢疾危困仰庇上疏言天子之有后正位六宮之首今 皇后殿下乃

先帝所擇以配　陛下以為宗廟社稷之主臣昨聞道
路流言　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年抑鬱成疾　皇上畧
不省問臣寔痛之臣謂人臣知而不言當言而犯忌諱俱
當死願一聽臣言復　皇后于宮中時加慰問則臣死賢
于生得旨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乃移居別宮冀稍安
適卻疾耳爾不曉宮中事體多言姑不究初仰庇疏上衆
謂禍且不測仰庇亦自分重譴及命下中外聞者翕然稱
聖德云　二月　丙子改南京戶部尚書劉體乾為戶
部尚書　南京國子祭酒姜寶奏飭監務以廣聖教八事
一脩理傾毀舍宇一嚴徵各處膳夫銀一請罷納粟事例

以塞倖途一准取舉人入監因薦舉人侯泰趙豢吉可備學官之選一請復國初積分之法一查送公侯伯子孫送監教養以備大用一處補分教屬官以重督課一查復國子祭酒司業見部舊例及將監生初故者卹助有犯者別衙門不得擅自拘提吏部覆議俱從之　壬午附馬鄔景和卒景和尚永福長公主性恬雅好文嘉靖九年侍衛十八年護蹕至承天二十四年奉勅勘問楚獄情二十八年掌宗人府事三十三年召入直衛以表賀　聖節忤旨奪我為民隆慶改元詔復原爵侍衛經筵至是卒于官當其為民居崑山十餘萬被服儒者既召用時時為　上引稱

祖宗故事多見採納　三月　庚午土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　癸未　上諭戶部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進用當書劉體乾言銀庫見存止三百七十萬九千例該發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庫粮商價不下百萬有奇薊州大同各鎮例外奏討不與焉即盡發庫銀猶不足以濟復取三十萬則經費何支伏乞且停止　上不允體乾復奏此存庫之數乃近差御史搜括所入　明歲則無策矣臣不足言如國事何于是戶科給事中李已等御史傅孟春等交章乞如體乾言大學士李春芳陳以勤張居正亦上疏欲于內庫取用　上曰卿等所奏已諭且取十萬兩以濟急

用不必再來奏擾　五月　甲寅御史詹仰庇言　陛下
前取户部銀在廷諸臣將謂充廷内帑以備緩急乃盡以
供造鰲山脩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駕傳造監櫃亡一盆之
費使群小因而乾没為　聖德累不小伏願念生財之有
限思國計之甚艱毋作無益以害有益近侍之臣或以織
造採辦玩好逢迎者悉屏出而汰罷之以章　聖斷　上
怒責仰庇累次不恪命錦衣逮治于午門前杖一百為民
　戊午大學士李春芳等救詹仰庇以仰庇疏意止以内
官錢粮未明欲行請查以資國用心本無他乃於六朝
堂盡梳其官似為以重而九卿楊博等亦恐四方妄疑為

中貴淺忿過婦　陛下既入供銀開　辛酉禮部郎中戚

元佐上疏言諸藩日盛祿粮不給不及今發爲區處將来

更有難處者　高皇帝與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

爲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

解朝堂與讌親之迹府寮無内補之階此又一時也嗣是

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

而未婚數歲而不葬强者劫奪于郊衢弱者竄入于輿皂

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

立今二百餘年宗支入玉牒者見存二萬八千有奇視國

初不啻千倍即盡歲供之輸猶不能給其半况乎十年之

後所增當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　祖制不敢擅
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禄以五萬計其他段絹茶塩等用亦
復萬計然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萬石
不能給而于代肅遼慶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
令出自己而已減于前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可不變而
通乎故僭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別疏屬四
議月費五議擅婚查得嘉靖中議者請行限子之法臣謂
生不必限封則可限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其嫡庶次
子許封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其嫡庶四子許封其
二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世子

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如有
生子數多不盡封者宜量給資親王之子年至十六賜之
冠帶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年至二十賜之冠帶給銀四
百兩將軍中尉之子有志入學賜之衣巾給銀二百兩如
是則可無尖所之虞矣繼嗣之議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
親姪繼嗣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香火不泯亦已矣不
得使親弟姪封其爵疏屬之議臣觀祖廟之制親盡則祧
而于卑屬乃得祿及祖免以下不倒置乎今奉國而下自
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不必再封止
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貲本至五世而止胃貴

之議查得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既許其各從生理則口粮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棄及家貧無業者一槩論革恐不聊生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粮擅婚之議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覆議方許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以本等口粮以後生子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粮疏下禮部高儀言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仍行各王府虛心評議以聞 上從之 六月 丙申陞海瑞為右僉都御史總理粮儲兼巡撫應天等處 兵部尚書

趙炳然卒炳然劒州人清勤練達所至有聲其巡撫浙江時會百姓新罹兵燹炳然悉更舊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以蘇貧民浙人至今思之後轉本兵朝廷方欲大用之會以病歸卒于家贈太子太保謚恭襄　閏六月乙巳南京吏部尚書吳嶽陳六事一曰勤召對謂經筵進講悉循故事無裨啓沃莫若時召近臣相與考古論今以期實効二曰隆輪對謂宜令各部院堂官班立便殿于一切軍國事情以次面陳則可以廣　聖聽勸百辟三曰容直言言官意或稍偏詞或過激宜少霽天威有優容而無嚴譴以倡敢諫之風防壅蔽之患四曰崇節儉謂邊方急用

皆仰給戶部錢粮一或不繼即患生肘腋　是上宜甲宮
減食為天下惜費不宜虛外庫以實內帑五曰正題覆謂
凡諸臣建議可行者即為題覆否則明列是非毋持兩可
六曰復執奏謂　祖宗朝凡內批下所司稍有干礙者大
臣引義固爭務以感悟　聖心疏入　上自採其前四事
而以後二事下所司看詳左都御史王廷相謂嶽言皆係
國體請行所司務實舉行報可　七月　壬午　上命工
部造朝殿掛燈及鰲山燈工部以災異頻仍旱蝗水溢奏
報踵至當停止興作以應天變又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
正　陛下亦當撤樂減膳恐懼脩省何暇為觀燈遊宴之

舉即謂朝殿掛燈不可缺因其弊壞稍命修葺取諸該監錢粮足矣今以一燈之費至三萬餘金其為 聖德累不細 上乃罷鰲山而令修葺其敝壞者 癸巳禮部左侍郎翟景淳卒景淳常熟人為人醇謹以學行聞歷典試事多所獎掖士論稱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己亥金星晨見西方 八月 乙卯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殷士儋言頃緣災異疊見 皇上俞言官之請詔令諸臣講求用人理財事宜臣願 皇上于宣召大臣一事亟賜舉行則可以通天下之情消天下之變若人財賢否國計盈縮即該部諸臣能言之然吏部知有可用之財而不敢用戶部

知有可革之弊而不敢革必其中有掣肘之患非奏牘所能達耳　陛下誠欲得異才即宂費惟宣召吏戶大臣令其面對凡與論稱賢無論卑遠廢棄並許破格論薦凡浮宂當罷無問宮府織鉅並許直指清查昔宋臣趙普薦人至裂牘補進太祖竟聽其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宦者充外使多妄請請杜其源太宗曰非卿安能聞此語乃停充外使停絕二　君納諫以爲美談比見吏部請錄用石星詹仰庇並入並從報聞戶部于太和香稅羅局鋪墊等事嘗有論奏言出獲譴是二部所陳且未蒙加納矣矧諸司臣庶人各一疏孰能適當　聖心乎伏願優容鯁骨之臣

如吏所薦尹講求浮約之故如户部所查者下其章于
所司

臣按敖[illegible]偺議吏户二部一則曰不敢用不敢革二則曰必有掣肘之患惟願宣召面對蓋以章奏入内則中官得以參之面對于外則大臣得以正之故凡今之正直財之侵漁皆以爲不便而議寢是以有不敢之説用人理財無一可者彼石星之疏則以言關内臣稽遲不允詹仰庇之疏則以財屬近侍因而乾没所以洞燭奸宦之情者亦至矣穆宗不用故士偺及之忠哉斯言不可鑒哉

庚申以趙貞吉爲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貞吉疏辭不允復于講筵陳謝　上曰卿其盡心贊理貞吉復言近日朝廷綱紀邊方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捐身任事未免致怨惟　陛下主持于上臣不敢負任使以干明典　上然之　九月　壬戌吏部覆奏九卿科道諸臣所薦邊才見任侍郎楊巍等八十二人丁憂都御史石茂華等七人養病侍郎吳桂芳等八人俱以次擬用　甲戌總理河道翁大立言　陛下念濱河之民重罹水災時下蠲租之令更發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宮禁邃遠有不盡見聞者臣謹繪畫十二以獻一則曰水次充軍二曰

運河築堤三曰黃河驟漲四曰晝夜守堤五曰粮船過淺六曰黃河捲掃七曰茶城撈淺八曰洪水衝城九曰風雨異常十曰海湖瀰溢十一曰災民避水十二曰粮船漂沒險阻艱難備載之矣 陛下惠然省覽知大官之膳饈皆軍民之膏血必有惻然傷之者此今時事可慮者五東南財賦之藪而江海泛濫粒米不登鞭撻雖加徒殞人命此京儲可慮一也邊鎮關溢洪水衝激墩堡傾頹何恃以守此虜患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皆股肱郡霖雨既久城郭不完積貯空虛賑貸無策卒有盜賊何以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海激之間颶風鼓浪兵船戰士悉被漂流此海

條可慮四也淮浙産鹽之場鹹泥畫衝團灶俱廢此國課可慮五也願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圖召公卿輔弼與共計之求其所以消弭變異者無為文具上以留覽下其章于所司　時淮水漲溢自清河縣至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許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又山東莒州郯城等處水溢從直河出邳州人民溺死無算河道御史翁大立以聞工部覆言宜及今脩築今河決草灣北合鹽河至海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并行會勘從之　丁丑先是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賫皆以山西石州失陷論死繫獄　上忽傳諭所司釋二將

俱充邊衛軍人立力自贖于是兵科給事中張鹵等請
上仍付二犯于法司或明示以得釋之故何情節可矜何
功能可議所何臣之奏何言之入遂充有此以釋群疑
上以鹵為瀆奏命奪俸二月

臣按石州之陷非細故也田世威劉寶之失律非輕罪也昔以法司論死今不經法司而減死非定法也此必二犯賄賂左右而左右為之分解故忽有詔傳釋耳不知此罪一縱則邊將皆可以逃重罪而朝廷賞罰無章矣張鹵之疏所以正外奸銷内蔽見亦遠

矣

壬午以蘇常二府水災詔許常熟縣漕糧改折十分之五崑山縣十之一宜興縣十之三　癸未刑科給事中宋良佐言今輦轂之下耗財甚衆一曰牧軍勇士太監謂牧馬所軍不足用選騰驤四衛軍補之今四衛及鍇二萬餘人在營備操者僅五千人將大等倉養馬者一萬餘人其餘皆在御馬監又其中有狷協助大工在監食糧者三千餘人有未食糧勇士小糧勇士者亦不下五千人皆空國儲以養無用之私家之役請以見在馬數定收軍之額諸非養馬者悉歸之伍其他食糧小糧者一切裁革歲可省餉數十萬二曰內人估價過當夫御馬倉天師菴中府三所

錢粮甲于他處而商人以𠋣費繁重及中人科索價亦倍之自宜令商人收買草料收貯城外附近倉場監督主事會該監官驗過令養馬軍士赴場關支商人無轉搬之煩科索之患而常價不必倍給歲亦可省數十萬三曰草料侵冒太甚夫御馬三倉草料至數百萬計可養馬六千餘疋而本監馬數漫不可考以虛數而索實費徒資侵漁令巡青科道照清查者止外馬房而已臣以為內外一體宜令科道查之以杜侵漁之弊四曰牧馬地租多逋御馬倉場五十六所自荒蕪雜占存留脩理外歲入當五萬金自嘉靖三十九年自今逓至三千萬存留修理歲六千金而

各馬房類地在在皆然臣以為租銀當責郡縣有司修釋令户部委官叅記于是御馬監太監高相以良佐言非舊制請仍舊為便户部以良佐言為必可行 上命悉如舊已而户部覆言 祖宗之制凡在京大小衙門關領錢粮俱以實支數目造册送部查明方令支放獨御馬監不令户部與聞乎天師巷中府二場草束皆養馬之軍每月運之内府不聞有不便者而獨不便于御馬監乎又謂内監錢粮有外場有鎖鑰啓閉稽之何人不知户部主事監收大使攢典看守科道巡視何患無人相言繆妄不可用
上報不旨 辛卯命英國公張溶祭旗纛之神 上大閲

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決觀稱慶以爲曠典云　十月
辛酉御史傅寵論劾禮部尚書高儀往事儀亦疏言撰文
叩壇原非正設　中宮遷位累疏覆請隨奉　明旨俟后
疾愈遷宮事在禁掖非外廷所能悉宗室祿粮奉旨行各
王府選臣會議請自　上裁　上以儀端謹任事令安心
供職　十一月　乙亥上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
各省觧納之數户部尚書劉體乾言防守士馬各鎮原自
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
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于往時而坐食者衆矣
合用芻粮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

後屯粮不足加以民粮民粮不足加以塩粮塩粮不存
以京運饋餉溢于常額而横費者甚矣因以元年至三年
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塩粮之數備呈 上覽
壬午京師地震有聲 乙未禮部尚書高儀四疏乞休
上許之 十二月 庚子天鼓鳴 己酉起原任禮部尚
書吳山為南京禮部尚書 乙卯御史劉汞春劾總理屯
塩龐尚鵬心術佞猾行事乖繆吏部議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曰近來吏部尋事擅餙為欺詐于是楊博自訟請解
職 上令致仕 庚子起大學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閣務
兼掌吏部事 乙丑尚寶司司丞鄭履淳言萬民失業四

方多故敢敬敬於予　聖主之資若不及今追周家乘武之
謨切寰邃圖寤之懼則　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贊
他人矣今之亂急莫知用賢　陛下御極以來辛曾召問
一大臣面質一諫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預防之策
乎竊慮高抗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拆檻之罰儒臣虛納
誨之功姬姜遠朓珥之規周召擠同舟之義回話既懲趙
普奚從而補牘內於徑出蘇軾何自以封還善類失于排
揚厲喈喈乎閶寺萬議汹汹皆謂群小肆侮明良誅間未
有若是而可以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患小故
之所清弘濟皆以任君子勿為僻昵之所惑以美色奇珍

之玩而保痌瘝以昭陽細務之勤而和虜政以褻夷爲闕
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声石星之流納款
士修築大立等疏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互相可
否庶萬幾之裁理所熟人才之雅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
開泰計無踰此　上以履淳妄議朝廷懷怒生事命廷杖
一百繫刑部獄

臣按鄭曉該博之才經濟之畧真名臣也其子履淳
能繼父業而履淳恤民用賢一疏危辭忠悃又當聖
之急務幸哉有子如此顯國傳家豈易得哉

兩朝憲章錄十九卷終

兩朝憲章錄二十卷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隆慶四年庚午春正月己巳朔日食免朝賀　太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強臣擅兵之害至深遠也今祖制大壞特設戎政府鑄印而授之鸞將事危矣必收其印以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事完則繳勅納印太阿之柄持矣疏入令會議以聞議畢兵部尚書霍冀上疏曰貞吉洋鑒覆輒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為無見但今京營之制總之為三大營以統其綱分之為三十小營以理其目兵柄不偏于一

將軍法不專于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春秋閱視之操有
歲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者諸臣多謂京兵訓
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是皆探本之
論至謂大將不倚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相應
依擬得旨會議明白俱依擬行　二月　己亥命大學士
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　乙卯大學士趙貞吉與尚書霍
冀議營制不合會其鄉人戶科給事中楊鎔論冀疑貞
吉嗾之乃各自上疏辨　上覽疏不悅降旨責冀令閒住
而慰諭貞吉　庚申致仕刑部右侍郎曾鈞卒曾鈞進賢
人端嚴廉正當劾武定侯勛大學士嵩有直聲居官匪四

十年始終一節士許之卒謚恭肅　三月　癸酉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昨臣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既蒙允行臣又思北則薊遼宣大等處而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本兵處分止憑奏報别無據議臣謂宜于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于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於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虚實功罪真僞皆所熟知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著爲令

臣按通材者則可南可北而偏材者宜南宜北國家多事舉薦邊材有言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則效

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則效宜勿拘南北資格是固
一策也臣所謂通材也至高拱儲養本兵司屬之議
則欲擇生于其地而熟知此地之兵事者為之是又
一策也臣所謂偏材也大都通材不常有而偏材常
有當今之世有楊一清王驥其人豈不賢百萬從事
哉然而不可得也臣以為熟知南者必南人熟知北
者必北人各擇其人而用之必不至相去之遠如南
人使船北人使馬各有其便拱之策實為常矣今南
北交侵事體各異而通材復爾難得則安可不預養
各分之材耶

甲戌浙江巡按周楷以奉詔薦舉邊才因言論才者先人品而後事功取才者捐細瑕而觀大致夫鸞旗在後屬車在後非稱德之駿不可以駕君車及用之戰陣馳逐則非逸駕絕塵者不可以多獲而取勝故高帝令匿金之過資其奇謀文帝赦魏尚為雲中守匈奴不敢南向何者細瑕在所畧也鷹揚鼎足之業蓄于渭川隆中而殺妻食子者其功可嘉而心不可測何者人品在當辨也故金車玉輅不以載馭則塵聚猶積薪象尊龍瓚不以獻酌則汙賤猶瓦器方今人才竊有餘慨焉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中國相司馬外夷讋息何者其骨鯁忠義之氣足以陰折姦萌

而耆舊老成之望可以風動四海今直戇之士犯顏批鱗

委瑣草莽耆舊之碩非有大故亦漸相繼報罷有識者寧

不寒心今舉已試之材棄如振落乃汲汲然旁搜遠採有

如創大廈濟巨川合杞梓艎艅而別求川澤之材舟楫之

利未見其可也幸念汲黯司馬之臣為國家輕重特賜召

還疏上下吏部知之

臣按當時之司馬無踰徐階而當時之汲黯無如石

星詹仰庇連周裕不言其姓名欲 穆宗之自悟也

四月 戊戌京師地震 庚子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審

熱屆期請釋繫獄尚寶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

復淳為民老翁發充南京淨軍

臣按明良陳問群小肆侮鄭履淳之疏也朝儀鋆[illegible]章奏執洗李芳之疏也觸怒詔獄諸臣鮮有效者舒化因審熱而請釋之則忠臣不益增氣而賢奸不可效尤乎臣以為履淳乃端簡之子家教素閑猶云易也乃芳非懷恩等而其賢不減于懷恩故毛愷救之于前舒化救之于後即充南京淨軍而志節愈著矣

甲辰御史邵陛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凡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付京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畧并遴選以試武舉及武學官生之類出者相與淬勵之歲終巡視科道官

係其有異等者送部籍記以需將才之選從之　五月
癸酉户科給事中李已陳吾德言太監崔敏請買年例金
寶臣等與户部執奏停止不蒙俞允下是再言于上曰
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蠲除加派海內歡忻更生比者
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
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惟邊方年例奏發無時幾省飢荒
求濟不已司計之臣日夜憂懷計無所出奈何以一玩好
之故而費數十萬之貲乎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
轉相歎羨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伏望俯從部議亟斥敏
等　上怒曰沽名犯上廷杖一百刑部問候吾德黜為民

六月 庚子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庶決
民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
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
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
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
邁者除補或宜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為率
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悍患禦者以軍功論不次擢
用如才畧恢弘可當大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
然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
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出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

之路以歆之于前則不得不盡其心又嚴降罰之條以繩
之于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己卯大學士陳以勤疏
言六事一慎銓授謂科臣關陞中外殆非爲官擇人之意
使其當留縱數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縱數人連
陞外察而非屈諸部寺屬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有志
行特出人所共推者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人咸踴
躍思奮矣二酌久任謂久任者非人盡久也第察其尤
相地方聲名諳其可舉行數人以風其餘而已若有習學
慢令賤貨貽民者即數月贓露亦必以法速處其官常邪

失無卓越之類者仍照舊格處之然後行久任又嘗議其遷轉知知府即陞內寺少卿各省叅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爲左右給事實授御史其佐貳官有治行殊當者一體超陞三處贓吏先臣何塘謂贓吏滿貫以上宜籍沒貲產比來貪饕者甚多則隱忍回護不知贓吏之念志在良田美宅本不以名節爲重彼絡墨既滿不畏敗官而去亦所甘心請申飭撫按有實跡者或徑自拏問或叅奏處治但係入己贓私不徒論罷必如數追出仍依律問斷四廣用人國家以科貢二途選賢才第文學高等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以自達者豈盡無哉淺時既

以孝廉賢良明經茂才取士而六郡良家子有因材力為
官今或諳曉兵事或膽力絕人或論辯縱橫可使絕域朝
廷用之自見所長不然或托迹畎畝屠沽醫卜之間每思
乘机而逞其智今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徐沛實多此輩
令各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慮情善騎射可以應明詔
者錄名以聞斟酌用之將來必有為朝廷立功名攘夷狄
者且籍此可以銷弭豪滑狂逞之性五練民兵嘗考民兵
即古者寓兵于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為最急蓋直隸八府
古幽冀地其人沉鷙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保定河間
等處民皆門聚為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為樂請著

倣成周因田出軍之制總計戶籍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子一人兄弟三人報其弟一人無處兵分為二軍以其半為正兵半為奇兵以其武勇善技藝者為奇兵次者為正兵稽查操練每年不過三月每月不過三日委知兵將領一員教習之操練既畢即令歸農凡收藉者免其本身丁銀及平日徭役不費廩粟不衣軍帑而隱然足為地方保障誠官民兩便之道也如鄰城有警徵發奇兵通瀋八府可得勁卒數十萬查得近日請出畿內勳戚地土甚多歲有租銀及真保二府添設民壯可以製獄移其工食以供此費無不可也六重

農穀臣觀宣德成化間嘗命各省府州縣增設叅政佐貳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穀賑濟乞查原設有無即委定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分行閱視荒閑渠堰及届農期則躬饁疆畔勉其穡事若積穀一節有司多視罰鍰之入為已應得不肯盡以糴買及遇年飢民困皇皇無處乞假隋唐遺法稽驗收掌仍勅吏部于大臣中擇其能為國者為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兼判大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歳加黜陟家給人足　上下該部議行

臣聞輔臣之職主于闢德沃心而心同時為輔者志同道合然後可行其道吾觀　孝宗時徐階上也陳

以勤於士儋其次也趙貞吉又其次也時乃相繼晉
休皆不能安其位蓋由高拱專恣無與共事之人耳
階之忠勲偉畧如揭日月而行天終非拱所能掩而
以勤贊襄左右之力累見諸疏而未及施行臣讀謹
始疏十事始于定志終于聽言蓋以成康文景望之
也而此復有六事之陳練兵重穀屬之户與兵而至
于陞擢久任考吏用人皆銓衡之責當時掌銓衡者
則高拱也以勤不言拱而實拱之事拱不言勤而實
以勤之疏未免四疏致仕其愛君之忠潔身之智不
其所全乎士儋之疏與去與以勤同而貞吉不合致

仕亦不失其正蓋皆可以稱賢矣

七月刑部尚書葛守禮言我國家制例各有定則即罪大惡極衆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奏其重民如此 皇上停刑有旨熱審有貸而諸臣無以奏承德意動用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者有到任未幾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請行各撫按戒諭有司有仍前慘刻如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 上是其言令以後有容隱者聽法司該科一併參治 乙卯先是以內供不足數下戶部取之太倉又令買金雲南尚書劉體乾多執奏不即奉詔至是雲南

年例金過朞不至有中旨詰責體乾引罪 上以體乾數
抗旨手詔勘問勒令閒住户部給事中光懋等御史麥琦
等交章留之不聽 丁亥吏部覆貢三近本近年州縣之
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
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暴
戾低昂之間毀譽頓異若使因是途而激揚振飭之術可
得人以效用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佐二大都年力衰
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饕何所不至雖亟為褫黜而斯民已
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
印毋得濫授雜流吏部是其議詔允行之 戊子大學士

陳以勤四疏乞致仕 上察其誠懇優詔許之加贈太子
太師復賜勅獎令子翰林編修于陛送父還鄉 八月
已未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給事中李已內犯張
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爲民等繫獄如故始
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翕然謂
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九月 辛未大學士高
拱言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不宜一槩褒顯譽視
先帝 上然之詔自後毋論不宥
臣按大禮大獄建言諸臣不過議之不合耳不有可
死之罪也徐階即忠說而出累累所以蓋 世宗之

懲而彰　穆宗之孝誠風勵海內之良法也高拱創
為此說以激朝廷欲以中傷徐階敗乃善類亡心焉
何心哉
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
權播惡流毒宜追戮炳尸逮治其子繹孫緒家人伏籍其
家得旨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孫俱革職為民家產贓物
如數籍入　丙戌原京兵部尚書吳嶽卒嶽汶上人居官
清介而質直簡易有古風士論重之　丁亥詔祀故禮部
尚書歐陽德于鄉江西撫按言德文章行業為世所重
上特允之　戊子虜因黃台吉等犯遼東大勝堡總兵王

治王及參將郎得功死之　辛卯大學士高拱言方士王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　先帝殞于非命不得正其終者罪之　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會多官鞫于承天門外盡反仝寺獄詞吏科給事中趙奮以法司爲天下持平昔刑一主于入而不患爲　先帝之地今刑一主于出而不恤乎後世之譏　陛下何賴哉吏將金等重擬若以金等爲從又孰爲首必以陶仲文爲首今以死矣疏入報聞　十月　戊申令南京禮部尚書吳山刑部尚書黃光昇致仕時以人望起用方屬辭之未即之官吏科都給事中韓楫劾其遷延不敬楫承望風旨以擊擬立威不復知

朝廷進退大臣之體矣　丙辰御史葉夢熊言把漢那吉
之降邊臣不宜遽納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將致結釁激禍
上怒其妄言撓亂命降二級調外任　己未都察院掌
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言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上干
聖怒薄示降罰足以懲戒矣今因此一人波及諸臣遂
令科道考察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銷阻矣頃收回成命
疏入　上報有旨　十一月　乙酉考察科道趙貞吉與
拱意不同吏科都給事中韓楫乃拱門生劾奏貞吉貞吉疏
辯　上手詔令致仕　己丑令禮部尚書殷士儋入閣辦
事　金星晝見凡三日　十二月　丁酉虜執我叛人趙全

等來獻總督王崇古受獻遣使送歸那吉上命奏告郊廟獻俘正法諸臣加以恩賚

隆慶五年辛未甲子朔　己丑大風揚塵四塞　庚寅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　東宮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　二月　甲午文武群臣及天下朝覲官謁見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辛丑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槩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訐刻當戒四護短當戒末言大臣宜鑒前事之失勿用喜事生事之人蓋希旨生事之人進則忠貞直諒之士遠而道古合

晉國德者乃至于前大臣任己獨斷即有闕失孰從聞之

臣謂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之要在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願 陛下慎選言官勑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疏下所司言雖不用識者韙之

臣按高拱恣肆謀擊徐階陳以勤見幾去矣高矣趙貞吉謂不合去矣次矣而吏科都給事中韓楫者其心承望不擇是非則公論安在汪文輝之疏一以斥高拱一以斥韓楫然不十日而遽陞僉事以與人口權臣之可畏類如此

三月甲子各條上虜酋封貢互市與王崇古議互有異同上以為未當令部臣更議 丁巳初嘉靖中山東副使王獻議請循元人海運遺跡于膠萊間開河渠一道自淮安清河清江浦歷沂閘海倉口以達天津道理甚近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以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闢鑿將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役至是户科李貴和言比歲河决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 上以事體重大追工科胡價往視之 己巳 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北虜封貢事宜具言外示羈縻内修守備之意 上曰卿等既議當其即行之 [illegible]

內監知事內　宸斷異議稍息矣　其子兵部議也慶對
事宜請如王崇古議　已卯賜貢士張元忭等三百九
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巳日暈有珥白虹亘天左右戟氣似蒼白色　乙
酉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　先朝大學士李時
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革人材
進退罔不召問臣寮面决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
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
遵行　先朝盛事　詔留覽　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
書高儀從高拱薦也　乙丑封虜酋俺答爲順義王　四

月 戊午京師大雨雹 左都御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請曉諭令歲進士使知遵守一曰端趨向二曰崇節儉三曰正心術四曰勤職業五曰敦禮讓六曰弘器度

上然之 五月戊寅大學士李春芳五乞休疏

上許之 己卯漢陽府知府孫克弘大學士徐階同邑人也遣家人孫伍至京師或妄傳為階所使吏科都給事韓楫訐欲中階逮伍下詔獄大索裝資止有所與親故書他無所獲乃更引他事參克弘實緣階遷極言詆階于是千道之徒以蹤跡階事為訐負矣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 庚申工科給事中胡價勘視膠萊諸河以為不便

上乃罷之　二月庚午陞蘇州知府蔡國熙整飭蘇松兵備　丙戌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非有民社之責也而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八月己酉工部尚書朱衡言國家初漕運悉資泉流自景泰以後由黃河入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寖廣淤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時河起濟寧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

羅岡口下毫泗而徐呂二洪頪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决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者開泇口之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九月丙寅户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粮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於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屡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一分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隷北衛允北粮者令由天津入洋抵薊州兼南諸衛允南粮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悉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遮屯彼

此相望即河梁必梗而彼塞此通亦忘患預防之策也奏
部覆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
欲涉海運餉尋難造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伉所
事宜下漕司詳議以聞　戊辰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
從祀孔子廟庭　十月　辛丑先是問刑條例有盜決故
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隸徐邳
一帶罪止于徒至是河道潘季馴言每歲河決之由河流
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盜決則十之六皆以法輕易犯故
也以後徐邳上下為河流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
盜決故決者一如河南山東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

刑部覆從其議　十一月己巳大學士殷士儋致仕　十
二月壬辰禮科給事中蔡汝賢言近因長至導駕窺竊
聖容徵臧于前矣夫　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
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之時頤于宮中澄心滌慮進
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
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
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己未　上
諭禮部　皇太子明春講讀先行冠禮擇日具儀以聞
隆慶六年壬申春正月戊午朔　甲申命顏氏裔孫嗣慎
襲翰林五經博士　二月　己未以　東宮冠禮成　上

御皇極殿文武群臣行賀禮畢仍賀　皇太子于文華左
門　閏二月　丁卯　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癸酉
赤風揚塵蔽天　三月　戊子　皇太子出閣講書
已總督漕運王宗沐言國有漕運猶人身有血脉血脉通
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運河幾奮六十年疏通
無滯今茲黃河泛溢勢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
之慮猥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熟其利害則
有辨矣古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
則趨避靡及近南水煖則蛟龍穴居鼓死人海運多警者
起自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茲謂

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徃來而無窟穴又其地高多山石舟至登萊因有贍逆以取其速而又且標記島嶼以辟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舉特宜而言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夫風波係天數臣豈能料其必無然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 聖明採擇因條上海運七事部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戊申尚寶司司丞以鑑古備議條五事一曰保安 聖躬二曰總覽大權三曰慎乃儉德四曰留心章奏五曰起用忠直 丁所司知之

臣按孝肅號詞有所指斥一時附事意者以為奢僭久不從有快快心更相與詆訾之矣

己酉戶科給事中曹大埜論大學士高拱大不忠十事前者陛下聖體違和大小羣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居且過姻家刑部侍郎曹金飲酒作樂不忠一也東宮出閣講讀當每日進侍左右乃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復仇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二三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兼吏部以來如曾余者子女親家遞以副使而超陞至刑部侍郎韓楫者其親愛門生也遞以給事中而超

陞為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官乃 陛下耳目拱乃欲蔽
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官多拱心
腹凡拱罪惡皆隱諱不言故皆知有拱而不知有 陛下
不忠六也往者嚴嵩止是總理閣事今拱兼掌吏部故用
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權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
止于子世蕃貪財納賄今拱乃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
文寀六百金即陞河南參政受侍郎張四維八百金即取
為 東宮侍班贓迹太露不忠八也沈鍊劾嵩楠數保大
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拱乃受楷千金陞[illegible]楷
不忠九也科臣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嵩所謂忠臣也

拱以私恨忤一小事黜之大學士徐階受　先帝顧命深
詆汙老也拱以私恨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地不忘亡
請如　先帝處嵩故事特賜罷黜疏入　上責大空妄言
命調外任　辛亥九卿楊博等及給事中雒遵等十三道
御史唐鍊等因高拱辭位請留之時　上已慰諭未嘗聽
拱去而諸臣連章留之識者以為諂云　四月　戊辰命
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　丁丑兵
科給事中劉伯燮言故三邊總督曾銑浙直總督胡宗憲
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恢復河套任事遭覓
而謀或誅宗憲依憑權勢靡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

無罪然當倭奴憑陵之際卒以討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
功罪亦當相準銑既蒙贈蔭而宗憲未獲昭雪則何以為
邊臣之勸宜稍加恤錄詔復原宗憲職賜祭二壇

臣按套虜為西北心腹之患而倭奴東南心腹之
患未有能謀之者曾銑之謀誠踈矣而勇於任事熟
之可也戍之亦可也殺之何罪宗憲靡費軍餉論事
權臣一以招徠豪傑一以保守功勳耳過以功成而
議辟是亦二臣含冤九泉而不得白者洎獄之既言
銑無罪宗憲功罪相準蓋可以昭公道激人心矣

五年六月兵部尚書朱衡等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

遷河南累決河患大為提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以隄
既而備禦素乏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則宜多
方以守之因上議夫役議鋪舍議定期三事自徐州至小
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三里建
一鋪舍一鋪計屋三楹四鋪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其
期以俟秋水發時五月十五日上隄九月十五日下隄顧
携妻子居住有聽 上得旨允行 己酉 上疾大漸召
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
宮左右奏召輔臣至 上倚坐御榻上 中宮及皇貴妃
咸在御榻邊 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

曰朕嗣　祖宗大統方今六年偶得此疾遷不能起有負

先皇副託　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

守　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

哭叩首而出盖自　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庚

戌上崩于乾清宮

臣按史臣曰先是發令嚴具百官兢兢　上乃寬仁

大度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蠲非藝之征絕無名

之獻至以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嘗食驢腸而美及即

位間以問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　上曰若爾則

必日殺一驢以備內膳吾不忍也嘗時遊娛行

李諸光祿供膳必先期以請候　上旨爲豐約　上

嘗裁取畀約考歲省光祿費以巨萬計其恭儉如此

言事之臣雖震怒然後嘗釋遣之留心邊事不

形于色寵虜大漠之長慕義來王峭峒憑林之韋俛

頸就縛即史稱鳴鏑清渭懸首北闕未足以喻其烈

也至若守　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煩先　儲貳

之教為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雖宋國未充

規謀弘遠矣

兩朝憲章錄[illegible]卷終